

# 高参

黄晓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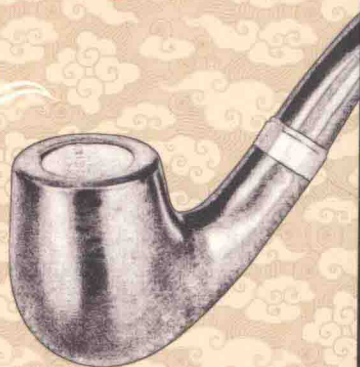
著

畅销作家  
黄晓阳

历时三年亲笔之作！

世事如局 谍战如棋  
你必须知道人家下一步棋  
会落在哪里

参的是人心  
谋的是大事



漓江出版社

# 同参

黄晓阳  
著

漓江出版社  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参. 1 / 黄晓阳 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407-7394-6

I. ①高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79366 号

责任编辑: 周向荣 赵怀坤

责任营销: 王 珏

封面设计: 嫁衣工舍

出版人: 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-55087201-833

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六合村西甲 1 号  
(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1118)

开本: 710mm×1 000mm 1/16

印张: 24.75 字数: 300 千字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10-69599001)



徐智良思了又思，再次挑逗接头暗探，问，路上顺利吗？

方小若若有所悟，回通，业务繁多，一路上不停地查证。徐智良按照约定紧接着下一句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最近游客太多活跃了。

不，他心月然知道，在码头边的一间茶楼里，唐使王手持望远镜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

唐使带着几名手下，提前来到这里，准备观赏自己的杰作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一场大戏里会跟几个编外演员，徐智良和方小若。

耳闻口鼻的唐使恍然大悟，徐智良的“太太”今天到汉口，为此，他在几家高级店预订了酒席，要和汉口四大家族“徐太太”接风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这位“徐太太”，竟然是乔装坤清决了三年的“姑婢妹”方小若。方小若从

## 目 录

- 01 埋葬爱情 / 1
- 02 你是毒药 / 26
- 03 隔岸观火 / 50
- 04 节外生枝 / 70
- 05 一触即发 / 97
- 06 千钧一发 / 120
- 07 金蝉脱壳 / 140
- 08 如临深渊 / 173
- 09 初获信任 / 191
- 10 危机处理 / 214
- 11 亡羊补牢 / 239
- 12 暗中相助 / 262
- 13 迎刃而解 / 284
- 14 危机再起 / 312
- 15 世事如局 / 339
- 16 午夜惊魂 / 367

## 01 埋葬爱情

### 1

方小若以不平凡的身份,再次踏进了徐智良的生活,唐健正在导演一场大戏,他既是剧作者同时还是演员。当然,方小若并不清楚她注定会踏进唐健的这场戏,还以为她仅仅只是某一个男人的堂客,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徐智良。

这个上午理应凄风苦雨,实际上风和日丽,太阳甚至有些暴烈。

走上汉口码头,方小若一眼看到了那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站在码头上迎接她的男人。

天啦,组织上安排的男人,竟是他?那一瞬间,方小若阴霾的心空云消雾散,晴空万里。至少,她不需要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堂客了,这是最大的喜讯。她忘记了一切,向他跑过去,在最后一刻,甚至扔掉手里的箱子和帽子,欢叫着扑进他的怀里。

是你啊?真的是你啊!方小若兴奋地大叫。

接头暗语的第一句,应该由徐智良说,他问,路上顺利吗?

可方小若昏了头,仿佛回到少年时代,挥起粉拳,捶打徐智良,说,你们太坏了,怎么不早告诉我?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吗?是不是?你说,是不是?

徐智良忍了又忍,再次挑起接头暗语,问,路上顺利吗?

方小若若有所思,回道,巡逻船多,一路上不停地查证。徐智良按照约定接了下一句,这是没办法的事,最近游击队太活跃了。

他们自然不知道,在码头边的一间茶楼里,唐健正手持望远镜,将这一切

尽收眼底。

唐健带着几名手下,提前来到这里,准备观赏自己的杰作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一场大戏里出现了两个编外演员,徐智良和方小若。

目瞪口呆的唐健猛然想起,徐智良的“太太”今天到达汉口,为此,他还在璇宫饭店预订了酒席,要和汉口四少一起为“徐太太”接风。他怎么都没想到,这位“徐太太”,竟然是齐翰坤消失了三年的“姑妹妹”方小若。方小若从天而降,让唐健有一种感觉,三年前,方小若不辞而别,神秘失踪,更像是和徐智良“私奔”了。可是,这个齐小姑,当时爱恋着的,不是他们的老师龟田雄次郎吗?怎么又突然换成了徐智良?还有,汉口四少中的老二金海波,一直在等着方小若呢,方小若以这种方式重回汉口,给这原本还算平静的湖水,投下了一颗巨石,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,实在是太难以预料。

徐智良回汉口已经快半年了,对于娶了方小若一事,为什么只字不提?

唐健脑中有一堆疑问,却没有时间去探究,因为这场大戏的一个重要男配角已经登场。

码头上,一个提着箱子的年轻人准备登船,他向检查站出示了自己的证件,检查站那几个警察甚至没有仔细看他,直接放行了。就在此时,保安司令部特务处三队队长吴桥四带着几个便衣冲过来,直接拦住了年轻人。

戏剧的发展,严格按照剧本进行。吴桥四要查看年轻人的证件,而另一名特务,却夺过了年轻人手里的箱子,打开一看,立即叫了一声队长。吴桥四看了一眼箱子,瞪着一双牛眼,望着年轻人,质问:奎宁?你走私违禁药品?年轻人说,这是军部的药品。吴桥四恼羞成怒,狠狠抽了年轻人一巴掌,说,别拿军部来吓老子。带走。

年轻人突然挣脱,沿着江边向前跑。吴桥四大叫:快抓住他。年轻人跑到江边,纵身一跃,跳进了九月的长江中。

吴桥四立即掏枪,对着年轻人跳下去的地方射击,其他几个特务手中的枪,也都响了起来。密集的枪声过后,江面上泛起一朵血花。

这一切,都被唐健在望远镜中看得清清楚楚。杜伟雄有些担心,问,那个人是不是死了?唐健说,死了才好。

唐健从小有结巴的毛病,为了掩饰,他说话的速度极慢。即使如此,在某



些特别的字上面,还是会拖很长的尾音。

杜伟雄的脑子没有唐健好用,他不明白地问了一句,那不是死无对证了吗?

唐健看了杜伟雄一眼,说,正因为死无对证,这场游戏才好玩。

杜伟雄问,接下来,我们怎么玩?

唐健说,你先去璇宫饭店。我到徐家去,会一会四少和齐小姑。

## 2

这场大戏还有另一个导演,他和唐健一样,也同时是演员。他叫金海波,是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特务处处长,也是汉口四少的老二。此刻,他正在四舅公董卿如的木雕工作室里。

董卿如,快七十了,是一个木雕艺术家,如果不是这场战争,他的木雕作品,可以卖大钱。不过,董卿如的最大爱好,还不是木雕,木雕只是他政治上不得志退而求其次的修身养性。

年轻时,董卿如最大的心愿是从政,可惜,他在这方面领悟较晚,等明白官场一切套路之后,年龄已经大了,起点又低,当官行政,已经没有机会。好在他的一个学生杨魁山,成了湖北省的高官,目前担任汪伪政府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副主任之职,同时还兼任参谋长和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,董卿如也就顺利当了杨魁山的高参,并且由杨魁山向叶鹏推荐,出任了湖北省伪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一职。

董卿如无法走向官场前台,便很想通过自己和杨魁山的关系,把金海波推向前台。

这次,董卿如把唐健叫到自己家里来,就是要对他面授机宜。

金海波对这个四舅公有些不以为然。他接受的是新知识,总觉得那些老人是社会发展的阻碍。另一方面,社会权力却掌握在这些昏聩的老人手里,让他恨得咬牙切齿。二十来岁的时候,他甚至极其推崇钱玄同的一句话,人一旦过了四十就应该枪毙。等他自己到了四十,才意识到,四十岁是多么美好的年龄,四十而不惑呀,他已经没有任何惑了,洞悉了世事人情,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时候。



董卿如穿着白大褂,戴着白帽子,手里拿着一把雕刀,正在雕一根很大的阴沉木。这根阴沉木的一面,看上去,像是一座雪山,而另一面,被董卿如雕成达摩。毕竟年龄大了,眼睛不好,董卿如的面前,摆着好几副眼镜,一会儿戴这一副,一会儿又换那一副。

董卿如说,湖北省就会有大变动了,你知道吗?

金海波反问,您是指绥署改行营?换汤不换药,只是穷折腾。

董卿如停下手里的活,认真地看了金海波一眼,很想说,海波啊,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熟?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?话到嘴边,他又吞了回去,只是问,你为什么这样说?

难道不是吗?金海波说,绥署和行营,并没有本质不同吧。而那些老东西大概以为可以控制军权,所以在那里欢呼。真不明白他们欢呼什么。他们这一辈子,连枪都没摸过,让他们带兵打仗?那简直是灾难。

董卿如很想说,我也是老东西,在你的眼里,我和他们是不是一样?可他忍住了,没有说,而是耐心地解释说,战争打到今天,日本骑虎难下,面临兵源枯竭和财政吃紧两大难题。不打又不能退,否则,重庆军就会卷土重来。所以,日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,迅速结束这场战争。他们更希望将中国战场让给皇协军,而皇军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力量。表面上看,绥署制和行营制,换汤不换药,实际上,绥署制,军权在绥署,中央对军权的控制相对较弱。一旦改为行营制,行营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,军权就收归中央了。也就是说,行营比绥署的权力,要弱很多。在省一级,军权的削弱,就等于政权的加强。各省的军权,都抓在少壮派军人手里,政府权力,像湖北省一样,都抓在一些老人手里。这些老人看到了机会,正在大造舆论,一是支持改行营制,二是鼓吹军政合一。这就是你看到的现象。

金海波说,难道南京真想把军权交给那些政客?

董卿如摆了摆手,说,不可能。你只要看一看日本是少壮派掌权,就能知道,日本少壮派根本不可能忍受中国的稳健派掌握更大的权力。他有意避开了老东西、政客这样的词,强调了稳健派。

金海波想了想,说,四舅公的意思是说,未来湖北省的权力,还是会由少壮派的军人来控制?

这几乎没有疑问。董卿如说,现在的关键是,权力格局的变化,意味着某

些人的沉落,和另一些人的崛起。你得认准机会,跟对一个人,借助这个人的崛起,完成自己的提升。

金海波的脑子一片茫然。湖北省的权力分配,由南京和日本人说了算,即使是目前湖北省伪军政两界的要人,自己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,他一个小小的特务处长,根本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大局怎么走,能跟对谁?

董卿如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烦躁,说,权力授权确实是自上而下的,但你也应该看到,下面运作十分重要。权力顶尖的那些人,并不了解下面的情况,他们所能做的,只是洗牌。

金海波说,这也不容易。现在湖北的现状,是四头并立。张仁重独霸汉口市,和省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。何丕石同叶鹏,一个掌政,一个掌军,叶鹏想抓政权,何丕石又想抓军权,都想在人家碗里吃上一口。除了这三个人之外,还有第四股力量,也就是保安司令杨魁山,目前,他显得比较中立。但此人野心勃勃,在这个大变动的时候,似乎不会甘于寂寞。

董卿如问,如果让你从中选择一个人,你选择谁?

金海波大摆其头。这正是他的难题。此前,他对这四个人的未来走向不能确定,听了四舅公关于日本少壮派的话,半信半疑的,就算暂且信他一回,那还有两个人,叶鹏和杨魁山。已经有传言说,叶鹏不想留在湖北省,正想活动回南京。叶鹏一走,就算此前的传言实现,杨魁山接任,那也只是行营主任。若是按照董卿如的说法,行营的职权实际比绥署小,那么,杨魁山这个行营主任,还有什么意义?难怪叶鹏不想留在武汉,要回南京。

听了金海波的话,董卿如给他讲了一个官场原则。官场只认雪中送炭,不会在意锦上添花。目前汉口的三巨头,无论哪一个往上升一点,都是锦上添花。也就是说,抱这三个人大腿,晚了,没有丝毫意义。人生要想获得成功,跟对一个人,非常重要。这个人是你人生的方向,是你人生的阶梯。你要和他共命运同进退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也就是说,你要随时做好为他牺牲你所有一切的准备。

道理我懂。金海波说,问题是,我该怎么做?

当然是把杨魁山推上去。董卿如说,古代的官员都是坐轿子的。所有人坐轿子,必须得人抬,你就要当那个抬轿子的人。

金海波说,这个没问题。且不说杨司令有机会上位,就算他没有机会上

位,我都愿意做那个抬轿子的人。问题是,这个抬轿子的机会,也不一定轮得到我吧?

那就要看你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。董卿如说。

就是这个事难。金海波说,所有人都知道要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。可真正能把握机会的人,百中难有其一。

董卿如说,这就是关键。杨魁山若想脱颖而出,至少在湖北省,他得搬走三座大山。

四舅公是指何叶张?金海波问。

董卿如看了金海波一眼,又转过身专注于雕刻,冷不丁扔出一句话:如果你是杨魁山,你怎么对待何叶张?

金海波想了想,说,这还真不容易。张仁重在汉口,似乎有点鞭长莫及,可在南京那边说话,还是有分量的。何丕石是湖北省主席,南京那边到处都是他的旧人,当年汪主席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入狱,正是何丕石在袁世凯面前替他周全,才得以出狱。叶鹏这个人,也不是好对付的。

董卿如说,那你的意思是说,就不做任何事了?

金海波再次想了想,说,我真的想不出来。

董卿如显得语重心长,说,海波啊,我毕竟快七十的人了,再怎么努力,也就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宏图大志的话,一是帮魁山一把,让他尽快上一级台阶。另外就是你。我要在魁山身边,替你谋一个好的位子。但光靠我在后面推,肯定没用,你得积极主动去往上靠,去争取。

金海波说,四舅公,你怎么说,我就怎么做。

董卿如摆了摆头,不是我怎么说,你就怎么做。杨魁山不是一般人,他要用的,肯定也不是一般人。你得拿出聪明才智,让杨魁山觉得,用你一定不会错。

金海波说,我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做啊。

还不够,远远不够。董卿如说,我今天把你叫过来,就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我和杨魁山制定了一个策略,一拉二送三打,在这方面,你要表现突出,做出巨大成绩,杨魁山,就一定对你另眼相看。

金海波不明白,问道,什么一拉二送三打?

董卿如分析说,张仁重管辖的汉口特别市,经济分量虽重,区域并不大。

而现在的汉口市,因为老蒋撤走时的大迁移和大破坏,经济上,已经很难有大的起色。相反,湖北省的农业地位,将会更加稳固。这也就是说,何丕石与张仁重相比,张仁重倒不是这么重要。对于这个人,我们要拉,哪怕是逼,只要他放弃竞争湖北省主席。

金海波说,湖北省主席?我一直以为杨司令是想争武汉行营主任。

董卿如对金海波显得有些不满,说,你脑子不能转快点?刚才我已经说了,绥署改行营,职权实际上削弱了。这才是叶鹏要走的原因。叶鹏一走,杨魁山,不是顺理成章的行营主任吗?对于杨魁山来说,担任行营主任,既不是锦上添花,更不是雪中送炭,只是顺理成章,几乎没有意义。在已经看到的利益面前,再争取一个没有看到的利益,才是最大意义。没有看到的利益是什么?是湖北省主席。一旦把省主席抓在手里,军政一把抓,就是真正的都督,一方诸侯。

金海波有些明白过来了,哦了一声,并没有接话。

董卿如接着说,再说叶鹏。叶鹏肯定是不想再留在武汉了,可是,他要去南京,职位低了,他一定不干。高的职位吧,能不能捞得到,也是个问题。所以,我们应该想办法,把叶鹏送走。只有他走了,才能空出位子,杨魁山才能作为。

金海波恍然大悟,四舅公在替杨魁山谋划湖北王,这也是刚才谈到的对付何叶张的计谋。要说这一拉一送,还真有点味道,便问,那打呢?怎么打?

这是所有一切的关键。董卿如说,你刚才也提到的,何丕石是汪主席的救命恩人,汪主席大概也不想他到南京去任职,也不可能轻易把他从现在的位子上拿下。杨魁山若想得到省主席,只有一个办法,打,把何丕石打下来。

从战略意义上说,这三个字,还真是那么回事。问题是,拉还好说,无非是吹拍送,投其所好。送嘛,也简单一些,最难的是这个打。打重了吧,后果严重,打轻了,不起任何效果。金海波问,怎么打?

董卿如说,这是一场战役,肯定不是一招一式就能达到目的。怎么拉怎么送怎么打,这是三篇大文章,做起来不容易。但一定要做,而且要做好。你要明白,这篇文章如果是杨魁山做好的,那就没你什么事。如果是你帮杨魁山做好的,我敢说,你就成为杨魁山的亲信了。

金海波说,要不,干脆我计划一下,把他做掉。

董卿如立即否定了他的提议。董卿如说,你不能老用军事思维,得学会用政治思维。政治斗争,不到最后关头,最好不用极端方法。政治手段多得很,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运用。

对这话,金海波有点不感兴趣。政治思维有什么用?军事打击才是最有效的,如果不是这个,他干吗一直留在军队内?

董卿如继续说,最好的办法是,让何丕石难受,甚至出错,更甚至名誉扫地,却又无可奈何。不要指望一招制胜,要多想些招,一步步推进。

金海波想了想,说,我刚刚获得一个情报,有人在走私一批违禁药品,这件事可能与齐翰坤有关联。这件事,我们能不能做点工作?

董卿如认真地看了金海波一眼,问,你为什么想到齐翰坤?

金海波说,现在,齐翰坤是省参事室主任,您是副主任,如果把齐翰坤整倒,您不就是主任了?

董卿如大摆其头,说,这个主任副主任,对我没有意义。何况,就算你搞倒了齐翰坤,参事室主任,也落不到我头上。何丕石一定会用他信得过的人。

金海波说,齐翰坤的大哥齐翰彪,是芦杆军司令,是皇军的通缉犯。我一直怀疑,齐翰坤和他的大哥联系紧密,而芦杆军之所以在湖区逍遥自在,就因为背后有何丕石撑腰。用齐翰坤来打击何丕石,您觉得如何?

董卿如略想了想,说,可以一试。不过,试之前,你要向杨司令报告一下。

金海波说,这个自然。

从董卿如家匆匆赶回办公室,金海波第一时间给杨魁山的副官打电话。

金海波说,方副官,我是特务处金海波。有一件事,我要向杨司令汇报,不知他现在有没有时间接听电话?方副官问,事情很急吗?金海波说,事情很急,不过时间不长。方副官说,那好,你等一下。

金海波左手拿着话筒,右手拿着笔,在一张纸上写下几行字。正写着,杨魁山的声​​音传来。杨魁山的声​​音很沙哑低沉,他问,海波,什么事?金海波说,我们得到情报,汉口总商会有人私运奎宁。我们怀疑,这件事,和汉口总商会长齐翰坤有关。齐翰坤是省政府参事室主任,也是芦杆军司令齐翰彪的亲弟弟。这个人实在是太敏感,接下来怎么行动,我需要请示杨司令。

杨魁山说,齐翰坤我知道,在汉口政商两界非常活跃。你们特务处是怎么计划的?

金海波说,我一直怀疑齐翰坤和湖区有联系,但因为有何主席撑着,我们不敢动。这次的奎宁事件,我们想借此做点文章,给齐翰坤施加点压力。

杨魁山并没有直接回答金海波的问题,而是说,芦杆军的收编工作,你们要抓紧。这次加号作战,皇协军损失不小,兵源补充是个大问题。刚才叶主任还从前线来电话,要求我们加紧做这方面的工作。

虽说杨魁山没有直接表态,金海波却已经达到了目的。

刚刚放下电话,特务处行动四队队长赖三提着个大纸包进来,很随意地将纸包往桌上一放。金海波看了纸包一眼,再抬头看赖三,问道,又搞什么名堂?

赖三这个人,一身的臭毛病,唯一的优点是对金海波忠心耿耿,执行金海波的命令不折不扣。赖三说,我们没收的伪钞。

汉口有大量伪钞流行,这一点,金海波是知道的。不过,查伪钞不是特务处的工作,所以他问了一句,伪钞?

赖三带点神秘地说,据说是重庆那边印的,和真钞一模一样,根本分不出来。

这个消息让金海波大吃一惊,说,难怪武汉市面上那么多伪钞,原来是重庆在干这件事?

赖三说,用真钞兑换,二十块就可以兑换一百。做这个生意,比贩运烟土还赚钱。

金海波明白了,难怪武汉市面上伪钞泛滥,原来是重庆在印伪钞,而武汉三镇的南京政府高官们大发横财,和重庆方面暗通款曲,大量接货。不久前赖三向自己提过此事,当时,他连话都没有接。没有接话,原因是多方面的,打击金融犯罪,不是特务处的工作,特务处当然可以上纲上线,只要和重庆联系起来,这就是谍案了。问题是,这类事,普通老百姓干不了,能干的都是高官。金海波不想得罪这些实权人物,只好装糊涂。

赖三之所以向他提起此事,其用心,金海波是清楚的。今天,他拿来这一包伪钞,是为了再次暗示金海波,这件事有利可图,只要特务处插手,弟兄们可以大捞一笔。

这就是现状。几乎所有的军政部门,都办成了公司,大赚黑心钱。警察厅原本应该缉查伪钞的部门,反倒协助伪钞走私,赚得不亦乐乎。禁烟局原本应该严格控制烟土买卖,可他们却暗地里纵容甚至保护烟土走私,使得武汉三镇

黑烟泛滥。相比而言,特务处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匪谍案,反倒成了清水衙门。

金海波也需要钱。在这样一个机构中,维护上下级关系的润滑剂就是钱。他本人对此深恶痛绝,却又不得不深陷其中。他拿起那包伪钞,打开保险柜,将纸包放进去,同时问,吴桥四逮到人没有?

赖三说,还没有消息回来,不是太清楚。

金海波说,你去准备一下,如果情报是准的,真与齐翰坤有关,我们立即去抓人。

抓人?赖三的大脑有些转不过来,问,抓谁?

金海波没有必要向他完全说清楚。不过,他不想赖三盯着伪钞的问题,故意用这件事把他引开,说,当然是抓齐翰坤。

赖三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说,抓齐爷?他是政府参事室主任,何主席的红人啊,要不要和省政府那边打个招呼?

金海波恨不得一巴掌抽过去。这个赖三,就是不用脑子。现如今,大家都是看日本人的脸色吃饭,日本人就希望中国人之间打起来,最害怕中国人团结;各个部门之间制造一些摩擦,然后去找日本人主持公道,他们才是最高兴的。金海波没好气地说,打什么招呼?就算是何主席本人,只要查明偷运违禁品,也一样抓。

赖三见金海波脸色不好,立即点头说,是是是,我一切听处座的。那我去安排了。

金海波挥了挥手,赖三退出。金海波拿起面前的内线电话,拨了几个号码,对着话筒说,你来一下。随即放下电话,站起来,走向保险柜,拿起一份档案,认真地看着。

丁少怡进来后,坐在面前的椅子上。金海波问,那个匿名举报电话的来源,查清了吗?丁少怡说,我们查过了,是搭线的。金海波皱了皱眉,又是搭线?真他妈哪一盏灯都不省油。丁少怡说,是啊,只要是搭线电话,百分之百准确。这种事,一般人干不了,肯定是专业人员干的。

作为特务处长,金海波自然清楚,能够爬上电线杆搭线打电话的,还能是什么人?既然是专业人士,要查起来,自然不容易。多动脑筋,想点办法。好吗?金海波站起来,表示话已经谈完。

丁少怡不想走,仍然坐在那里,问,你晚上有时间吗?



金海波走到办公桌前，看了丁少怡一眼，坐下来，拿起那份文件，说，晚上不行。四少的太太来汉口了，晚上，我们几兄弟约了。

丁少怡说，你心里只有兄弟。金海波问，怎么了？丁少怡说，你们汉口四少，三个都成双成对，只剩你一个人了。金海波说，工作时间，这些事，就不要谈了吧。说过之后，打开文件，看起来。丁少怡站起来，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

金海波盯着门口，呆呆的，似乎在想心事。电话突然响起来，他吓了一跳。电话是吴桥四打来的，报告击毙张小武并且查获整整一箱奎宁的经过。

金海波已经计划好，只要抓到张小武，哪怕是屈打成招，也要把这件事栽到齐翰坤头上。可现在，人已经死了，怎么办？抓不抓齐翰坤？犹豫片刻，金海波最后下定了决心，离开办公室，来到楼下。

特务处在保安司令部内，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子。院子里，已经停了一辆军用卡车，三辆三轮摩托车以及一辆黑色轿车。金海波向轿车走去，对赖三挥了挥手，说，出发。

### 3

进入家门的时候，徐智良一直忍着，向管家福伯以及女佣宋妈介绍的时候，徐智良的脸上，一直挂着平和的微笑。一旦进入卧室，徐智良的脸就拉了下来。徐智良的卧室有两间，外间是起居室，里面才是卧室。走进一道门，徐智良就关上另一道门。

方小若还没有从意外惊喜中回过神来，进门之后，一下子扑进徐智良的怀里，像少年时一样，抱着他，摇着他的身子，问，智良，怎么是你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徐智良正要对她发火呢，这种状态，怎么发得出？徐智良想把她推开，她却不干，说，不行，从见面到现在，你还没有叫我呢，快叫。

徐智良忍了忍，带点情绪地说，方小若同志。

方小若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异状，说，一点都不好玩。随后松开他，走到床上坐下来。徐智良向她走了两步，停在她的面前，再一次说，方小若同志……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，方小若就要起了小性子，说，我不想听不想听。

徐智良有点无可奈何。毕竟，他是看着她长大的，在他面前，她要性子惯

了。他很想严肃地和她说事,却发现,自己似乎狠不下心,只好问,那你想听什么?方小若突然变得高兴而又调皮,说,叫我姑妹妹。

方小若的年龄虽然小,辈分却高,是齐翰彪、齐翰坤的姑姑。方小若在汉口出生,当时,徐智良和齐翰坤也生活在汉口。对于这个小可爱妹妹,他们实在是太喜欢了,可要叫她姑姑,觉得怪怪的。方小若懂事后,坚决反对齐翰坤叫自己姑姑,认为姑姑是老女人的称呼。后来有一次,方小若逼着徐智良叫她妹妹,他开口时,先吐出一个姑字,又改口吐出妹妹两个字。方小若顿时觉得好玩,要徐智良叫她姑妹妹。于是,姑妹妹这个称呼,便叫顺了口。

徐智良有点烦躁,说,方小若同志,我必须提醒你,你不是回来玩的,而是回来工作的。今天,从我们一见面,你就不在状态。

方小若愣住,抬头看着徐智良,见徐智良的面色凝重,显得有点诚惶诚恐,一会儿又换成天真的表情,说,批评我啊?好,我接受,可是,别这么严肃,好不好?

徐智良心里暗叫,天啦,她一点都没长大,组织上怎么把这个祖宗派回来了?表面上,他还得忍着,说,我们是在干一件极其严肃的事,严肃到随时随地,都有生命危险,哪怕一个极其微小的错误,都会给我们的工作,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

方小若却有自己的理由,说,谁让他们事先不告诉我那个人是你?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你知不知道,我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,死的心都有。牺牲生命,我不怕,可要我连爱情和婚姻也一起牺牲,我……

徐智良也意识到,像方小若这样一个在爱情自由意识里滋养长大的女孩子,要她接受组织婚姻,比杀了她还令她难受。徐智良说,那你可以拒绝这件事啊。方小若说,我是组织的人,我宣誓加入组织的那一天,就发誓要执行组织命令,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组织。

这确实是一个头痛问题,徐智良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,他只能说,别的,我不说了。你要记住一点,敌后工作很残酷,一个小小的疏忽,都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无法预料的损失。所以,我们就连睡觉,也得睁着一只眼睛,不能有任何一丁点的闪失。

方小若在理想和爱情之间挣扎。她知道理想高于一切,哪怕是爱情,都可以为这个崇高的理想牺牲,所以,她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但真要她完全坦然,顺